



作家说

# 张怡微：捕捉夹缝中的人

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 蒋肖斌

张怡微作为写作者的名字，第一次见诸媒体，是因为新概念作文大赛。这个对00后来说已经有些陌生的词，在80后、90后眼中代表了写作的另一种可能性。张怡微在2004年获得第六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，但那已经不是大赛的风口浪尖时期，那一年，她17岁。

从文学起步的《家族试验》，到《细民盛宴》，再到《四合如意》和最新出版的《哀眠》，张怡微18年来的代表作都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。在她的笔下，社交媒体下的人情关系、二次元人群的生存方式、晚年处境、婚姻思索、移民命运……都拥有了新的面向与轮廓。

张怡微的学术专著则大多和《西游记》有关，包括《明末清初<西游记>续书研究》《情关西游》等——除了作家，她的另一个身份是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创意写作专业的副教授。

作家进高校教书已经不算什么新鲜事，张怡微只是觉得，两个身份一叠加，生活就被“摧毁”了，导致“一直在工作”。“也许我的爱好是上班，但有时也爱好或者说憧憬，能放个大假。”张怡微说。

**中青报·中青网：**你是一个短篇小说家，现在写短篇的青年作家似乎不多，你是喜欢这个体量的小说吗？

**张怡微：**其实写短篇小说的作家很多，只是对于青年作家来说，想要获得权威的肯定，短篇小说是一条非常困难的路径。也正因此，写短篇无“利”可图，更有一些纯粹的特质。

我并不能说喜欢这个体量，而是我有正式工作，高校“青年教师”的本职就极其繁重，我一年中能够筹措的时间，只够写作和发表2-3个短篇小说。我入职6年，差不多就完成了《四合如意》和《哀眠》。

当然，我自己很喜欢阅读短篇小说，同样也是因为时间稀缺。除了上课时用到的



张怡微 受访者供图

书，我已很久没有阅读大部头的长篇小说了。我给自己增添了不少压力，以便不要沉浸于阅读的舒适区。比如，最近我接了一个重读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的活动，争分夺秒地在重新翻阅、理解和认识长篇的结构、人物的出场，以及副线的构建。

我很喜欢读小说，无论长短。

**中青报·中青网：**有人评价你的小说是“世情小说”，你怎么理解“世情”？

**张怡微：**这是一个评论家在10年前的一篇文章里说的。我很感谢他对我的关注，不过作家不太可能围绕某个人的看法来写作。从文学史的角度，世情小说也不是一个纯粹褒义的词。我觉得我的小说确实比较通俗，我自己也是通俗小说的爱好者，不然也不会通过《西游记》安身立命，完成博士论文，还给大学生上《西游记》导读课。

世道人情中，只要是说得清楚的感情，其实都没有写作的必要性。文学应该照亮的是复杂的感情，所谓“难言之隐”。但没有必要，不代表要回避它、完全不去书写它，

关键在于创作者如何识别、提炼情感背后的深意。这就涉及我们怎么理解人、理解社会结构、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。

长期以来，我都比较关注自己身边的普通人，所以我没有写英雄，甚至没有写出一个比自己聪明的人。我写普通人的喜怒哀乐，写普通人的婚姻和离婚。我现在37岁了，当然也会有一些新的欲望，心中会涌起新的写作需要。

在收入《四合如意》的短篇《字字双》《四合如意》里，在今年发表在《十月》杂志的中篇《失稳》里，其实都有一些夹缝中的人。例如，做社会学研究的学者，在国际学校教书的老师，他们有时会看到一些社会结构边界的人群，也会将自己置于这种交界处。

例如《字字双》中的安栗，她是做老年人情感研究的，她可以用第二语言来回避许多中国文化中讨论情感的尴尬，但她还是要面对家人，来诉说她花费大量精力留学、求职，到底在研究些什么。有一个刹那，母亲和舅舅们为了争取拆迁的房子在闹

事，她不知自己应该加入还是当观察者。这些瞬间，是我喜欢捕捉的，也是我比较熟悉的。

**中青报·中青网：**作为一个年轻的作家，为什么会关注老年人群体？

**张怡微：**我也许写了一些老年题材的小说，但从数量上来说，还是写少年、青年的更多。而且我也不是那么“年轻”，我甚至已经没有办法申请国家社科基金的青年项目。

一个普遍的认识是，我们都会老。我最近也和朋友们一起在调研一家养老护理机构，采访护工。但我们能做的其实非常少，大量的聊天和采访基本都浮于表面。关注老年人群体，不是我以作家的身份在关注，而是我以一个对未来生活有推理欲望的研究者，希望参与、优化社会配置做一些微小的努力。

我们对传播学一直很有兴趣。本科时进了复旦哲学系，想转去传播系，他们没要我。这些小小的情怀像种子一样，一直埋藏于我的精神生活中，可能到最近几年发挥了一些文学面向上的作用。

**中青报·中青网：**虚构的故事中感觉到你自己的影子，你的个人成长经历对写作有什么影响？

**张怡微：**多多少少有一些我看世界的眼光，但如果说是我自己的影子，那其实我小说里所有的女主人公，能力都不如我，我也过得比她们好——这对写作来说，是很遗憾的。困顿是生活日常，虚构写作却可以借助可能的条件，活出生机、走出困局。

我的个人成长经历，对我知识性的影响微乎其微。我的父母都是工人，我们家的书，是我从零到数千本自己买起来的。但我30岁以前经历的许多生活问题，例如家庭经济体、亲眷矛盾、独生子女政策、出版合约纠纷等，当然是构建“我成为我”的经历，帮助我看到自己相对顺遂的成长道路中看不到的那些人。她们中，很多是弱势的人、被看漏的人——我是有可能成为她们的。

**中青报·中青网：**那在新媒体时代，爱情、亲情、友情这些古老的关系，会发生什么变化？

**张怡微：**在很多人看来，我算是一个重度使用社交媒体的人。我用微博推荐我的书、我喜欢的书，推荐我的学生，推荐我的专业。但是我很少会在社交媒体谈论爱

情、亲情和友情。我只在论文、课程、专栏里，就文学作品、电影作品、戏剧作品，来讨论这些话。我也不展示和更新与情感有关的任何生活。我觉得社交媒体是一个公共场域，它只是一部分的我、工作中的我。

当然我也知道，很多人会就合影、就@的对象做文章，蛮可笑的。亲密关系的难点，并不在于用什么媒介、什么频率交流；它在于，在重大决策时、利益可能受损时，我们该怎么谈判，该怎么预判风险，相处一直很好的人，有可能与我想法不一致，正是在一些重大问题上，能看出这个人是不是可以跟我并肩度过人生下半程。

在这些关键节点上，社交媒体的作用不大，反而是古老的力量影响更大。当然时代会给我们一些新的话题，会让我们在灰度地带来更多的叙事空间。

**中青报·中青网：**虚构的故事中感觉到你自己的影子，你的个人成长经历对写作有什么影响？

**张怡微：**多多少少有一些我看世界的眼光，但如果说是我自己的影子，那其实我小说里所有的女主人公，能力都不如我，我也过得比她们好——这对写作来说，是很遗憾的。困顿是生活日常，虚构写作却可以借助可能的条件，活出生机、走出困局。

我的个人成长经历，对我知识性的影响微乎其微。我的父母都是工人，我们家的书，是我从零到数千本自己买起来的。但我30岁以前经历的许多生活问题，例如家庭经济体、亲眷矛盾、独生子女政策、出版合约纠纷等，当然是构建“我成为我”的经历，帮助我看到自己相对顺遂的成长道路中看不到的那些人。她们中，很多是弱势的人、被看漏的人——我是有可能成为她们的。

## 怎么跟孩子聊内卷和焦虑

□ 宗匠

在这个社会，我们成年人总是感到内卷、焦虑、迷茫。其实，不少青少年比我们敏感得多，他们所感受到的压力和迷茫，丝毫不亚于成年人。

比如，有10后的孩子已经开始选择摆烂：“我长大不要买房！不要结婚！不要生孩子……”问为什么？他们说觉得很累。

除了累，他们还有很多困惑。比如——

“上学这么累，我能不能不上学呢？”

“不是等我有了很多很多钱，我才能不焦虑？”

“就算我努力学习了，我考上了好高中好大学，然后呢？”

说实在的，很多困惑我们大人都不知道怎么解答。然而这些压力和困惑，却是孩子一生一定会遇到的。

那么，该怎么跟孩子聊这些压力和困惑呢？

最近有一本给儿童青少年写的新书《哲学来了！》很有意思。这本书从哲学的角度来试图回答，古往今来的哲学家们是如何看待这些压力和困惑的。

这本书的审订专家，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李科林说，书里汲取了哲学史的写作方法，但是其重点并不在哲学知识的训练，而在于呈现哲学思考问题的方式，以及在日常生活中，我们可以如何操练这些思考方式。

也就是说，这本书并不虚无缥缈地跟孩子谈哲学，而将焦点放在了孩子每天一定要面对的困惑上，启发孩子用哲学家思考问题的方式，去给自己的困惑找办法。

比如，孩子和其他同学闹矛盾了。这本书在讲柏拉图的“理念论”时，按照“理念论”的思路，给孩子分析了一个关于友谊的问题：“为什么你会对朋友感到失望？”书里这样写道：

“你可以想一想，你的朋友欺骗了你，你对他失望透顶，不再把他当作朋友了。那你有没有想过，你之所以不再把他当朋友，其实是因为你的心中有一个‘朋友’的完美理念。你的朋友违背了你心中‘朋友’的理念，所以你才会失望。”

孩子看到这里，可能就会想一想：噢？所以我和朋友相处不开心，是不是我心中的这个观念束缚住了我，让我对朋友不满意呢？我要不要调整一下自己的期待，或者站在另外的角度想一想呢？

再比如，孩子们总是抱怨自己不自由。但什么是自由呢？这个时候就可以给孩子介绍康德的“道德律令”。书里用“写作业”来给孩子介绍什么是康德的道德律令——

“你在学校里写作业，如果你是因为老师要检查而去做，你的行为就是他律的，所以即使你好好写作业了，这也不能算是一种道德。如果你是真心，那你自己想要学习知识而好好写作业，因为你的行为就是自律的，就是道德的。”

所以，康德认为自由是需要“道德自律”来做到的。孩子们可以从这个角度想想，自己的不自由是哪儿来的呢？你是他律的，还是自律的呢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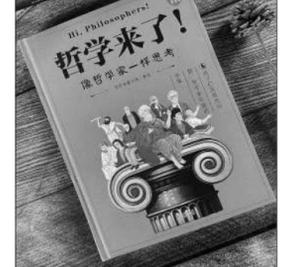
还有一个问题，孩子一定关心：是不是等我有了很多很多钱，我才会不焦虑？

书里给孩子讲了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的故事。维特根斯坦出生在一个“巨富”家庭，作为世界顶级“富二代”，一生下来就是亿万富翁。可维特根斯坦一开始活得也并不快乐，甚至在父亲的严格要求下，一度想自杀。直到他遇到了罗素，找到自己人生的意义，才活过了值得度过的一生。

哲学家的生平也在启发孩子：人生的价值到底是什么？

孩子的困惑特别多，可困惑的解法也很多。

在这本书里，哲学并不是一种知识，而是种种困惑的不同解法。和孩子用哲学的方式讨论这些困惑，正好可以给孩子敞开心扉的角度，更高质量上去看看自己和自己的人生，从而获得属于自己的智慧，真正获得独立思考的能力。



《哲学来了！》

## 日本的少子化对策，为什么收效甚微

事实上，他在前言中也提到，这本书的一部分，是一份研究报告，而研究的委托方，则是中国社会科学院。看来，中国的智囊部门，也有“借鉴”的初衷。中日韩三国，都面临着生育率降低的困境，而三国的社会结构，又有着相似的地方。

山田昌弘研究少子化问题，已经超过20年，长期以来他不仅在大学做教授，还是日本政府人口问题的高参——少子化政策的失败，他也有一定责任。这本书可以看作是某种“检讨”，也说明要搞懂人们为什么不愿意生小小孩儿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

山田昌弘认为，最核心的问题是，日本人向那些成功的国家（西欧和北欧）学习，并没有效果，因为欧洲和日本的社会观念有很大区别。丹麦、瑞典、荷兰、法国这些国家，都对生育进行补贴，减轻年轻夫妻的生活压力，效果明显，但在日本为什么就不行？

一个真相是，日本年轻人不愿意生小小孩儿，并不是因为养育成本问题——很多年轻人不愿意结婚，甚至不想恋爱，这样生育补贴，就没有什么吸引力了。一些有识之士，正在努力作出改变，包括作者本

人，都投入到某种类似婚介的机构活动，想让更多年轻人先恋爱起来。

一个重要的原因是，西方社会强调年轻人要独立，年满18岁后再和父母同住，被认为没出息。年轻人大学毕业后独立生活，为了节约成本，倾向于“和人住在一起”，如果有恋爱关系，就很容易怀孕，这个时候政府对幼儿的照顾政策，就能发挥作用。一些年轻人甚至为了获得生育补贴而多生两个，靠孩子的补贴，来养活自己。

但是在日本，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在大学毕业后选择和父母同住（在中国最近几年也有这个趋势）。90后、00后的父母，在日本经济腾飞年代长大，属于“中流社会”（中产），有能力再养几年孩子，而整个社会对和父母同住的年轻人都很包容。年轻人啃老，自己收入不高，仍然可以过着不错的生活，就更不愿意到社会上冒险。

同样的趋势在中国已经出现。前些年，媒体使用“啃老”来形容这些年轻人，而今年则有一个“全职儿女”的新闻，用来形容不上班在职和父母同住，每个月从父母那里“领工资”的人。他们陪伴父母，也做家务，促进了家庭的幸

福。这是积极的一面，但是毫无疑问，他们距离组建自己的家庭更遥远了。对这样的问题，我们还缺乏细致的研究，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。

山田昌弘的研究，发现了日本最近20年社会心理的变化：女性喜欢嫁给高收入男性，这样就可以更好养育下一代；但是，日本的年轻男性想获得高收入更加困难。更让人沮丧的现实是，女性的就业状况开始恶化，这会加重她们“回归家庭”的趋势。日本年轻人对谈恋爱的热情，正在逐渐降低。和30年前相比，更多人不再把“独立”“恋爱自由”看成是值得追求的事，整个社会都面临活力减弱的问题。

这和日本的民族文化相关，但也和日本经济长期停滞有关。经济增长的几十年，整个社会都在“扩张”，当然也包括个人的雄心，如果人们相信“未来会更好”，就愿意把孩子带到这个世界。日本“失去的30年”，很多人为了不让自己的生活水平下降而苦苦挣扎，这也会影响人们对未来的看法。很多日本人都有一种“不想让孩子受苦”的心理，最简单的办法，当然就是选择不生育，甚至不结婚

（不婚人数持续增长）。

山田昌弘认为，中日韩同处东亚，有相似的社会结构和观念，在制定“少子化”对策时，一定要认真分析本国具体情况，找出对策，而不是简单照搬西欧“成功经验”。这是一个重要提醒，但是更让人头疼的可能是，要搞清楚一个社会年轻人的流行观念，并不是容易的事，人们必须多从年轻人角度来看问题。

山田昌弘尝试给日本开了一个药方：政府应该多创造条件，让年轻人恋爱、结婚，然后才是生育保障的事。但是，要做到这一点，最重要的是提升年轻人的就业和收入状况，而这从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

和日本相比，中国有一个优势，就是女性在就业方面的平等性更好，这是一个有利条件。但是，中国的状况又比日本复杂得多，不同地区差别很大，城市和乡村差别也很大，这“搞清楚城市在想什么”本身就变得困难。这就是研究“生活观念”的意义，一个社会观念的变化，往往是一系列变化的结果，从观念中能看出社会发展的脉络。或许，这正是这本书的意义所在：是一个提醒，越早进行研究，就越有可能找到对策。

步中迭代。”中国美术学院教授张捷表示，良渚文明不是一个囿于小圈子的文明，是与中原文明有着深度交融的开放体系，是推动交流、接续向前的动态过程，更是沉淀文明成果的历史坐标。

### 在合作中和平共赢，共同繁荣

从古丝绸之路的繁华，到共建“一带一路”，中国与哈萨克斯坦是睦邻友好合作共赢的典范。哈萨克斯坦总统战略研究所首席研究员阿迪力·卡吾肯诺夫表示，十年间，共建“一带一路”给哈萨克斯坦带来了切实的积极影响。中国提供了数以万计的奖学金名额以及来华的机会，让学生、教授以及青年学者们，得以亲身感受中国的文化、科技、教育等各个方面的发展成就。

阿迪力·卡吾肯诺夫说，目前在哈萨克斯坦，很多年轻人在大学选择国际物流专业，年轻人中非常流行研究中国文化、学习汉语，共建“一带一路”让火车从中国连云港经过哈萨克斯坦到德国，从义乌经过哈萨克斯坦到英国和土耳其，这给了我们很多机会。

“我们本是同一个集体，面临共同的问题，也拥有共同的解决方案。我们需要坚守‘多样性中实现团结’的原则，做到以多样化的方式解决问题，并由各方的多元力量作出贡献。”阿尔巴尼亚爵士音乐节国际关系总监易杰·阿里卡说，“良渚论坛”为沟通交流提供一个有效平台。

“应加强不同国家、不同城市之间的联合，推进互利合作，携手创造工作岗位，增进民生福祉。”巴西伊瓜苏市市长希科·布拉西莱诺认为，在古代，一批丝绸之路沿线城市因商贸往来和文化交流而勃然而兴；如今，共建“一带一路”倡议通过设立“硬联通”、规则“软联通”、人民“心联通”，为世界各国城市实现可持续发展和共同繁荣提供了强大动能。



《低生育陷阱》

□ 张丰

日本的一些政策，让中国人感到羡慕。比如，不仅义务教育阶段免费，现在读幼儿园也免费了。一个家庭生育多个小孩，还可以获得补贴。但是在家庭社会学家山田昌弘看来，这些“少子化对策”基本上是失败的。他的《低生育陷阱》，详细分析了日本“少子化对策”失败的原因，对刚刚步入老年社会和人口减少的中国来说，有很强的借鉴意义。

## 世界的汉学家与艺术家，在良渚读懂中国

中青报·中青网见习记者 赵安琪  
记者 蒋肖斌

良渚，中文寓意是“美丽的水中小岛”，距今5000年左右，这片位于长江三角洲的水乡泽国，存在着一个稻作文明的早期区域性国家形态。首届“良渚论坛”不久前在浙江省杭州市举办，来自五大洲的青年汉学家和艺术家远道而来，与中国的专家学者共聚良渚，以“践行文明倡议，推动文明交流互鉴”为主题，见证连续、创新、统一、包容与和平的中华文明。

### 在对话中了解中国，民心相通

“能来参加‘良渚论坛’，对我们汉学家来说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，因为到这里可以了解真正的中国，了解5000年的良渚文明，加深两国人民的友谊。”格鲁吉亚汉学家、巴统国立大学汉语教师大卫·安德古拉泽第一次来到良渚，作为一名汉语教师，他致力于让格鲁吉亚学生了解真正的中国，让他们了解和爱上中国文化。

“浙江始终是让世界读懂中国的最佳窗口之一。”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厅长陈广胜说，1万、5000、1000，这是3个代表浙江的文化密码。在距今1万年的浦江上山遗址，发现了浙江先民率先驯化野生水稻的遗迹；在距今5000年的良渚遗址，远古超级工程由玉琮、钺、璧等玉器构成的玉礼，一起建构起了代表中华文明之源的早期区域性王权国家；在距今



左图：12月1日，浙江省杭州市良渚古城遗址公园，外国青年汉学家在“良渚论坛”青年汉学家分论坛现场。右图：12月2日，浙江省杭州市良渚古城遗址公园，外国青年汉学家在体验琢玉项目。



均由“良渚论坛”主办方供图

1000年前，浙江成为江南文化之源，见证了越文化、吴越文化、宋韵文化绵延发展。“百闻不如一见”这个成语是正确的。”德国波恩大学孔子学院常务院长叶翰识说。一到中国，他发现中国式现代化不仅仅是理论的描述，它真正存在，是可以看到、感受到的现象。

在“良渚论坛”青年汉学家分论坛上，来自33个国家的青年汉学家与中国的专家学者探讨“新时代青年汉学家眼中的中外文明交流互鉴”。哥斯达黎加大学哲学教授菲利普介绍，自2017年开始，哥斯达黎加大学通过一系列文化活动推动历史、汉学和中国文化研究，希望通过这场文明对话和中国文化交流，不仅各美其美，还能美美与共，最终实现天下大同。

从古至今，中华文明与域外的其他文明长期存在交流对话，不断吸取世界不同文明的精华。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席专家、

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王巍介绍，从小麦、黄牛到冶金术，长期以来包括良渚文明在内的中华文明，就与世界各地文明积极交流，为中华文明“多元一体、兼容并蓄、绵延不断”的总体特征提供重要实证。

“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互联、互通、互鉴各个文化的重要渠道和成员。”尼日利亚阿布贾大学政治国际关系学系主任谢里夫表示，尤其是年轻人，可以通过线上等虚拟形式做更多的沟通和交流，保护自己文化特性的同时进行文化输出，“就像中国有成语‘和而不同’，我们将致力于打造更加和谐、包容的全球社会，促进全球共同发展”。

### 在互鉴中迸发灵感，相互成就

艺术是跨越国界的语言，是人类文化交流的基石。在“良渚论坛”的组成部分“艺汇丝路——访华采风作品展”上，来自80余国的艺术家通过150余幅油画、

水墨画、抽象画和雕塑作品，展现了“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”，用艺术搭建中国与世界的文化交流之桥，在互鉴中绽放灵感，相互成就。

“山水是人的终极家园，艺术家可以通过演绎山水，实现文明交流互鉴，建设一个跨越文化壁垒的美学共同体。”在“良渚论坛”分论坛“中外艺术家眼中的文明交流互鉴”上，中国文联副主席、中国美协副主席、著名画家许江说。站在良渚遗址的土墙上，他感受到天苍苍、野茫茫，山水的气象笼罩四方，山水的根脉在脚下生长，“这是中国文化和世界共情、共荣的根脉”。

“各国艺术家从中国艺术中获得灵感与启发，并以本民族特色的艺术语言，将采风中的所见所感、所思所悟转化为多元的艺术创作与实验。”中国美术学院美术馆馆长余旭红在巴拿马艺术家黄永康的作品《摇滚富春》前，拿出一张缩小版的黑白《摇滚富春》，这幅作品的灵感受到了中国水墨画的启发。因为巴拿马很热，主要的文化特征是热烈的，所以艺术家又给作品画上了绚烂的色彩，变成一幅“火热的水墨画”。

众多海外艺术家通过交流互鉴，把中国文化元素带回本土，打造现代文明世界新的艺术。科特迪瓦艺术家莫合·狄布斯卡·库塞·玛蒂尔德说，20多年来，她的艺术手法一直和中国书法文字联系在一起，“文化和艺术没有国界，没有语言障碍，属于全世界人民”。

“东西方有不同的文化、艺术和观念的出发点，文明需要在交融中进步，在进